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六

起著雍敦牂盡旗
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

遼東

討公孫淵也留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議臣或以
也諸葛亮死乃敢召之遠畧將即亮翻

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

議臣當時謀
議之臣也

帝曰四千里征伐

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

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

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遼東當作遼水坐守襄平此

成禽耳

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孫淵所都

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

明智能審量彼我量音良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

又謂今往孤遠

言孤軍遠征也

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

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

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

欲報張彌許晏之怨也事見七十二卷青龍元年復扶又

翻使疏吏翻

羊銜曰

銜古道字

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

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

要一逆翻

若魏

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

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

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

問當從簡書

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

必與弟同休戚

淵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兄弟之國故權因而稱之為

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

此晉史臣為此語耳權必無此

言為于偽翻

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

曰彼知官備已固

魏晉之間謂國家為官

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

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

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

亦謂斬張彌許晏也

今所以外揚此聲

者譎其行人

譎古冗翻詐也

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

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

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

之為謀已不逃
蔣濟所料矣

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者

毓薦處士管寧

處昌呂翻

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

行則太中大夫韓暨

行下孟翻

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

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為司徒漢

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覺人子璿為皇太子

璿旬緣翻

璿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

性好尚於祕書郎卻正

東漢以馬融為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祕書郎蓋自融始好呼

到翻下同

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

懈古

監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

有耳

謂其才行不逾中人也

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

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

承志謂承君父之志竭歡謂左右就養承顏順

色以盡親之歡

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謀藏於胃懷權畧應時而

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

馬於虔翻

先知正慎宜

慎宜者謹言語擇其

所宜言乃言也

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

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

彊其兩翻

儲君讀書

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

求爵位邪

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工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即探策也若錄

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探吐南翻

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正

儉之孫也

儉為益州刺史漢靈帝中平五年為盜賊所殺

吳人鑄當千大錢

杜佑曰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夏四月庚子南鄉恭

侯韓暨卒

庚戌大赦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

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

姓譖卑卑耳國之後或云鮮卑之後蔡邕胡太傳碑有太傳掾

鴈門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

考異曰晉宣紀云南北

六七十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

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

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

幟昌志翻

衍等盡銳趣

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

趣七喻翻

衍等恐引兵夜走

諸軍進至首山

首山在襄平西南

淵復使衍等逆戰

復扶又翻下同

懿

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

自遼口徑至城下

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

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

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

張靜犯令斬之

晉職官志魏制諸公加兵者置都督令史一人

軍中乃定賊恃

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

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

達

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

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

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

淹留也言

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

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

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

競爭也懿之語

珪猶有屢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

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

水雨乃爾

爾如此也

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

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

牛馬抄其樵采

抄楚交翻

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

事變

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

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

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

懿知淵可禽欲以全取之

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

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

楯干

也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

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

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

窘巨墮翻

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

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

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

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

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孤天子上公

漢太傳位上公懿時為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為上也

而建

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

為斬之

偽為于翻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詩

照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

送任謂送質子也復扶又翻

懿謂

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

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

降戶江翻

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

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

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

班志遼東郡遼陽縣

注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水經注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西南流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而入于遼水

人築為京觀

杜預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觀古玩翻

遼東帶方樂浪玄

菟四郡皆平

漢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

方郡倭韓諸國羈屬焉

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

苦諫

綸姓直名其先以邑為姓

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

嗣釋淵叔父恭之囚

淵囚恭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

中國人欲還舊

鄉者恣聽之遂班師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為者及討公孫淵智計橫出鄙

語有云基逢敵手難藏行其是之謂乎

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

未反時數陳其變

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

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

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

晃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殺之以絕其類

刑之於市則無名故欲就獄殺之

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

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

憂司馬牛宋司馬桓魋之弟也魋凶惡牛憂之曰祁奚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謂魋之積惡將死亡無日

明叔向之過左傳晉人逐欒盈殺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

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晁信有言

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

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著直畧翻引分即引決也四方觀國或疑

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晁及其妻子飲於賜

以棺衣殯斂於宅宅晁所居者九月吳改元赤烏以

赤烏集於殿前改元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為討虜將軍在吳娶

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氏

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

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

徐氏留處吳而臨

淮步夫人寵冠後庭

步夫人臨之族也處昌呂翻冠古玩翻

吳主欲立為

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

依違不決也

會

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

綬音受

徐氏竟廢卒於吳

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

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

太子登數諫

數所角翻下同

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

復扶又翻

皆

畏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諫翻吳

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其時與嘉同坐者坐徂卧

翻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是姓儀名儀本姓氏孔融朝儀

以氏字為民上無頭遂改姓是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

息為于偽翻屏必郢翻屏息不敢舒氣也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

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

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舍讀曰捨嘉亦得免工大

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

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

詰去吉翻

黃門侍郎謝宏語次

問壹

宏與宏同乎萌翻

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宏又問若此

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宏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

曰君語近之也

近其斯翻

宏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

因耳

謂欲奏舉其罪而非太常之職故其道無因也

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

君矣

漢制丞相御史舉奏百官有罪者

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

詣建業

潘本留武昌朝直遙翻

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

之

至建業而知太子數言壹事

而不見從潘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

刃殺壹以身當之

以身當擅殺之罪

為國除患

為于偽翻下同

壹密聞

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

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

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

殿最

監古衙翻殿丁甸翻賢曰殿軍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先也課居先也

此三臣思慮

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乎

君天也

左將軍朱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

主者

據軍吏也

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

棺古玩翻斂力驗翻

壹又

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

藉草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

劉助覺其事而言之

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

治直之翻

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

斷丁亂翻

壹以囚見雍和顏

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

道言

也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

懷叙名姓譜無懷氏之後

面詈辱

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

辟亦翻

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

殷紂用炮烙之刑項羽燒殺紀信漢武帝焚蘇文於

橫橋然未以為刑名也王莽作焚如之刑後世不復遵用裂謂車裂古之輓刑

令會稽闕澤

會古外翻闕姓也左傳齊有大夫闕止

澤曰盛明之世不宜

復有此刑

復扶又翻下同

吳主從之壹既伏誅吳主使中書郎

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

封定公相見

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瑾渠客翻騭職日翻

並

咨以時事當有所先後

謂時事所當行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也

各自以不

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

推吐雷翻陸遜字伯言潘

濬字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

危怖有不自安之心怖普布翻聞之悵然深自刻怪何者

夫惟聖人能無過行行下孟翻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

能悉中中竹仲翻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

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

長髮有二色二色謂班白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

私分計足用相保分扶問翻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

相與共之忠無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言行事是則君臣同其是

非則同其非也

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

從于容翻

同船濟水將誰與

易字

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

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

省悉景翻

而諸君諫

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

諸君於管子何如耳

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孫權自謂優於齊桓而責其臣以管

子使吳誠有管子亦不敢盡言於權觀諸陸遜可見矣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

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十二月漢蔣琬

出屯漢中乙丑帝不豫辛巳立郭夫人為皇后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

贊治魏分屬譙郡或曰贊

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

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

文帝即位更名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

密

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丞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

令自此始自魏及晉遂為要官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

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

放涿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

是時帝親覽

萬機數興軍旅

數所

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

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

曰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所上臣聞大臣太重者國

通鑑因叙放資事而書之於此

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

扇動蓋謂文帝時也或曰謂受遺大臣也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

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

便毗連翻辟讀曰僻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比名猶

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

制

謂因人主疲倦之時有所割割而制斷也

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

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

否音

鄙譽音余

功負賞罰必有所易

負罪也易則賞罰不當乎功罪

直道而上者

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

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

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姦非若早聞忠言自覽萬機外以示經意國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

露而不可掩矣復

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

莫適以聞

適丁歷翻

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

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

調徒鈞翻以琴瑟為

喻也遠與黃唐角功

角者兩兩相當也黃唐黃帝唐堯

近昭武文之績豈

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

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

權敗官之敝

敗補邁翻

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

少詩沼翻行戶孟翻

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

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專吏謂專任放資

帝不聽

自此以前皆非

此年事通鑑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帝託孤之事遂書之於此以先事

及寢疾深念後事

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

衛將軍曹爽

魏制領軍將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武衛將軍蓋領武衛營也太祖以許褚典

宿衛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後又遷武衛將軍於是武衛始有將軍之號晉泰始初罷武衛將軍官

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

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

少詩照翻屬之欲翻

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

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殿中畜鷄以司晨棲樹上因謂之鷄棲樹獻

肇指以喻放資一言而發司馬氏篡魏之機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以此觀獻肇之輕脫又何足以託孤哉

復扶又翻
幾居豈翻

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間古翻燕王性恭良

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

言其性恭良為

此事正如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

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

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

不讀曰否

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

耳之曰

附耳語之也

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

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

復扶又翻見賢遍翻說翰為翻

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

執帝手強作之

兩強其翻

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

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

良考異曰放傳曰宇性恭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

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添陳

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

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

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為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頌世語似得其實甲申以曹爽為

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

佐之

為下爽出孫禮張本復扶又翻

是時司馬懿在汲

次時自遼東還師汲縣

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帝令給使辟邪辟邪給使之名猶漢丞相倉頭呼為宜祿也齊手

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先悉薦翻以為關中事重

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關中事重謂備蜀及撫安氏羌也軹縣屬河內

郡賢曰軹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事

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

入朝朝直遙翻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見賢遍翻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

君見賢遍翻君與曹爽輔少子少詩照翻死乃可忍吾忍死

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

復扶又翻

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

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

諦丁計翻審也

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旦日立齊王為皇

太子帝尋殂

陳壽曰年三十六歲考異曰按魏武以建安九年七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

以十年生至於是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元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

六也帝沈毅明敏

沈持林翻

任心而行料簡功能

料音聊

屏絕浮

偽

屏必郢翻

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

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

行戶孟翻

及其

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忘臣放翻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

吃少言

吃居乞翻言蹇也

而沈毅好斷

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斷丁亂翻

初諸

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

謂使曹休鎮淮南曹真鎮關中司馬懿屯

宛也處昌呂翻

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

無所推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

風不固維城之基

詩曰宗子維城此言帝猜忌宗室以亡魏

至使大權偏

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

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晉職官志曰持節都督無

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遣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錄尚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

曰以者非遺詔真有此指也

爽懿各領兵三

千人更宿殿內

更工衛翻

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

詔訪不敢專行

或問使與能守此而不變可以免魏室之禍否曰猶鼠不可以同穴使與能率

此而行之亦終為懿所啖食耳

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

姓譚畢本畢及

鄧颺李勝何晏丁謚

颺余章翻又余亮翻

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

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

趨七喻翻惡烏路翻

皆抑而不用曹爽

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謚斐

之子也

何進見漢靈帝紀丁斐事見

晏等咸共推戴爽

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謚為爽畫策

為于偽翻

使爽白

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

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

為下懿族爽等張本

二

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

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

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講說侍講之官起乎此也

其

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

從才用翻

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

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

復扶又翻下同

爽徙

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

毓余六翻

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

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執用事附會者升

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

忤五故翻

黃門侍郎傅

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

本

何晏字平叔銛思廉翻利也好呼到翻

吾恐必先惑于兄弟仁人將遠

而朝政廢矣

遠于願翻

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

出盧毓為廷尉

尚書內朝官九卿外朝官故云出

畢軌又枉奏毓免官

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

便出為揚州刺史

傳嘏盧毓孫禮所以不合於曹爽者其心未背曹氏也及其甘於司馬懿

則事不可言矣三子者豈本心所欲哉勢有必至事有固然也撓奴教翻

三月以征東將

軍滿寵為太尉

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銜擊遼東守

將俘人民而去

果如蔣濟所料督軍使者漢官也魏黃初二年罷督軍官而吳猶仍漢制

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捷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信

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

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

面從後言古人所誠

尚書舜禹君臣之相告戒其言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

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情憤

督農猶魏吳之典農也憤古悔翻問問也

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

治敏

治直之翻

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

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

論語孔子曰君

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謝顯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適丁歷翻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

敏得免重罪

秋七月帝始親臨朝

朝直遙翻

八月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

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

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十二月吳

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

臨賀縣漢屬蒼梧郡縣臨賀水因以為名吳分立為

臨賀郡唐為賀州廖力救翻今力弔翻

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搖動

交州諸郡衆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

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當方面者當如呂岱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

岱復還武昌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

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曰昔胤年少初無功

勞橫受精兵

為于偽翻少詩照翻橫戶孟翻

爵以侯將

謂既受侯爵又將兵也將即亮

翻蓋念公瑾以及於脗也而脗恃此酣淫自恣

酣吁句翻

前

後告諭曾無悛改

悛丑綠翻

孤於公瑾義猶二君

二君謂諸葛瑾步騭

也樂脗成就豈有已哉

樂音洛

迫脗罪惡未宜便還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

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

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

安十年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

之適為作禍

行下孟翻為于偽翻

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初用地正事見上卷景初元年是時仍用景

初歷但不以十一月初為正月耳

邵陵厲公上

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以為子謚法殺戮無辜曰厲帝後以失權為司

馬氏所廢以其不終加以一惡謚陳壽志三少帝紀皆書本爵此書見廢後之爵自此以後例如此惟高貴鄉公書本爵蓋見弑之後不復有他號也帝之廢也歸藩于齊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泰始十年薨謚曰厲扈蒙曰暴慢無親曰厲

正始元年春旱

越雋蠻夷數叛漢殺太守

自諸葛亮平高定之

後越雋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雋音髓數所角翻

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

定縣去郡八百餘里

安定縣不見于志當是因越舊移治而斂立也漢主以巴

西張疑為越舊太守疑招慰新附誅討彊猾蠻夷畏服

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漢越舊郡治邛都縣疑魚力翻

冬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

棄曹氏喪誅累見

殷札一作殷禮喪誅謂魏累有大喪蓋天誅也見賢通翻

虎爭之

際而幼童泣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

書仲虺之誥之辭

宜

滌荆揚之地

滌洗也言舉國興師後無留者其地如洗也

舉彊羸之數使彊

者執戟羸者轉運

羸倫為翻

西命益州軍于隴右

益州蜀也

授

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

入淮陽歷青徐

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陳郡此直謂淮水之陽也

襄陽壽春

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執必分離倚

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

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

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

易以鼓翻

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

傾國出師決勝負於

一戰符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不能用設札之計不肯用也

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

決芍陂

賢曰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二百二十四里與

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淝水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芍音鵲諸葛恪攻六安

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相中

襄陽記曰相讀如租稅之租相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

五十里魏時夷正權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隔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

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相中杜佑曰征東將

祖中在襄州南漳縣界楊正衡曰相側瓜翻

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

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

魏荊州統江夏襄陽南陽新城魏興上庸

或曰賊盛

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

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五月吳太子登卒 吳兵

猶在荊州太傅懿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

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

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

三州口謂荊豫揚三

州之口魏荊州之地東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弋陽揚
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
荊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大獲而還 閏月吳

軍於三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

大將軍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封侯

恪以適當為世子曰太子誤也

恪以出山民功封侯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

攝領也承

也領父之兵駐公安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承父之業也

秦川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故國謂之秦川數所角翻

卒子恤翻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沔之水自漢

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于襄陽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舊疾連動未

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

主遣尚書令費禕費父沸翻中監軍姜維等喻指中監軍即中護軍之

任也蜀置前監軍後監軍中監軍位三軍師之下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

蒂滋蔓平除未易易以鼓翻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掎居蟻翻雖

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

三連不克果

克能也果決也言不能決然進兵也

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

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

為涼州刺史

涼州之地蜀惟得武都陰平二郡而已

若維征行銜制河右

臣當帥軍為維鎮繼

帥讀曰率

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

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

涪縣漢屬廣漢郡蜀屬梓潼郡涪音浮

漢

主從之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

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陳縣漢屬陳國項縣漢屬汝南郡晉志二縣並屬梁

國行下孟翻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

制四方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

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汝水潁水蕩蕩渠水潏水皆經陳蔡之間而東入淮

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

田且守五萬人分一萬畝休迭戍周而復始是常有四萬人屯田益開河渠以增溉

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

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比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

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

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

水害

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

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

行下孟翻易以豉翻

能因事導人於

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三年春正月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

蜀諸軍時皆屬蔣琬

姜維所領偏軍耳

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大赦三月昌邑

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

儋耳

珠崖漢武帝開以為郡屬交趾州元帝以後棄之聶尼輒翻儋都甘翻

八月吳主封子

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

為後吳廢和誅霸張

本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為魯王

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

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

宜有降殺

殺所以戒翻

所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

吳主不聽

四上時掌翻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吳諸葛恪襲六安

漢六安國都六縣後

漢為六安侯國屬廬江郡晉為六縣屬廬江郡

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立皇

后甄氏

甄之入翻

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

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

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監古衙翻

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

吳諸葛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

謀達協翻

相息亮翻

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

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國也時在吳魏

境上棄而不耕去皖口甚近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

柴桑縣漢屬豫

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即古之柴桑縣宋白曰

江州瑞昌縣蓋柴桑之舊城

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

者咸言蜀欲背盟

騭入日翻上時掌翻背蒲妹翻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

繕治城郭

治直之翻

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

乘虛以掎角之

掎居蟻翻

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

所復疑

近其靳翻復扶又翻

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

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

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

曹真

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四年此間始嚴亦未舉動

謂嚴兵而未發也

會

聞魏還而止

還從宣翻又如字

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征東將軍都

督楊豫諸軍事王昶

據王昶傳楊當作荆

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

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

野

新野縣屬南陽郡

宗室曹冏

裴松之曰冏中常侍兄叔

上

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

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

敝也劫奪

謂威權陵偏劫其君而奪之也

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

紀年紀也

今魏尊尊之

灋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

惟此

惟思也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

撰具也述也音雛免

翻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

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呂延濟曰與天下共其民謂建立諸侯與

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

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

呂向曰秦皇觀周所以敝者乃以執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吏五等

公侯伯子男也

內無宗子以自毗輔

毗亦輔也

外無諸侯以為藩衛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觀者為之寒心

芟所銜翻為于偽翻

而

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悖蒲

內翻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

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用班固漢宗室諸侯王表文意易以疏翻

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

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盤

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賈誼治安策之言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少

詩治翻治直吏翻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量錯之計削黜諸

侯遂有七國之患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

鍾聚也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左傳申無字之言折而設翻掉徒弔翻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

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事見十八

卷漢武帝元朔二年

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

亂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

事見三十六章王莽初始元年

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

宗子之力也

嗣祥使翻

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

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

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

謂董卓之亂也

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

四年矣

自黃初受禪至是二十四年

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

五代夏商周秦漢

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空虛謂有封國之名實不能有其地也君不使之民謂抗藩王之尊

於國民之上不得而臣使也王于況翻

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

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

之助

呂延濟曰盤石大石也以其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

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

守式又翻

古之方伯

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比翻必翻

又翻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

間人

古覓翻

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

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

帥所類翻

而宗室有

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

張銑曰言宗室位卑

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馬蛇百足僵居良翻

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

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陳思王之言况曹爽之愚闇哉

五年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其州牧都

護領武昌事如故

遜先為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

征西將軍都督

雍涼諸軍事夏侯玄

雍於用翻

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辟李

勝為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

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

駱口駱谷口也駱谷在漢中成固縣東北北達扶風郿縣

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

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

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

為深禍

垂幾及也關關城也杜佑曰關城俗名張魯城在西縣西四十里嗚呼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其

後關城失守鍾會遂平行至漢中王平謂賊若得關遂為深禍斯言驗矣今宜先遣劉護軍

據興勢

水經注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大谷為盤道上數里方及四門因名興勢東坡指掌圖以為在興元恐非也杜

佑曰興勢即洋州興道縣寰宇記與通典合矣宋白曰興勢山在今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劉護軍劉敏也平

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

黃金谷在興道縣山有黃金峭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

折七里杜佑曰黃金戍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平帥千

人下自臨之

帥讀曰率下同

比爾間涪軍亦至

比必寐翻

比計之上

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執

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

幟昌志翻

閏月漢主遣大將軍費禕

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

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

擐胡慣翻貫甲也

禕與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卿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

賊者也 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爽兵距

興執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

民夷號泣道路

騾盧戈翻號戶高翻

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

偉為爽陳形執

為于偽翻

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

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

後將敗補邁翻

爽不

悅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

責責望也德恩德也言責

望之甚大者其恩之為甚重也

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

事見六十七卷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及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幾居希翻

君所知也今興執至險

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

其責

任音士

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

截爽

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

爽爭險

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偽為于翻

秋八

月秦王詢卒冬十二月安陽孝侯崔林卒

謚法大慮行節曰孝

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

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

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

書令為禕之副時戰國多事

戰國者謂國日有戰爭也

公務煩猥

猥雜

也祿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

省悉景翻

舉目暫視

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祿欲數祿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也愆違也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為司空

票匹妙翻

吳太子

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

是儀之諫見於是卷三年

蓋諫者不特是儀也史言和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霸之隙

亦兩宮僚屬交構以成之別彼列翻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

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

以要榮利私出謂出私門也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

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

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日碑事見二十

一卷漢武帝後元二年宿音秀留音溜阿相傳從安入聲終為足下家門致禍矣琮

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

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

廨居隘翻公宇也

就之坐欲與

結好

好呼到翻

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

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

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

斷讀短

督軍使者羊衡

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

不復得通

復扶又翻

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

式就如所嫌猶且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

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

蜀在西北

去國不

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

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二女

步夫人所生也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

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

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孫策追諡長沙桓王杜佑曰孫

權都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於朱雀橋南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

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近其靳翻過工禾翻現丑廉翻窺也因言太子

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

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

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

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四上時辭情危切

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程顥曰危獨也與衆異而不安之謂余按此所謂危者謂嫡庶無別則亡國之

禍隨之不敢言而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

悅竺深考異曰吳錄曰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

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乃斬竺太常顧譚遜之

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覲覲之望絕

覲音冀音俞

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執以

為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

治直吏翻累力瑞翻

執輕雖疏必有

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羣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

事見十三卷漢文帝二年

今臣

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魯王

與譚有隙芍陂之役

二年全琮與魏戰于芍陂

譚弟承及張休皆有

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

端緒宗之子

譚承休於吳主吳主

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

王出鎮夏口

姓譚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夏戶雅翻

出楊竺等不得令在

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

數所角翻下同語牛倨翻

魯王與楊竺共

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

下遐翻稼翻

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

憤恚而卒

恚於翻避翻

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

還自荊州東還葬吳還從宣翻又如字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

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夏六月都鄉穆侯趙儼

卒謚法中情見貌曰穆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

以應魏事泄并黨與皆伏誅吳歷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八月

以太常高柔為司空漢甘太后殂甘太后後主之母據陳壽志先已卒

於南郡此吳太后也吳懿之妹先主入蜀始納焉證以蜀志其殂在是年吳主遣校尉陳

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

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茅山亦謂

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本秦雲陽縣也後漢屬吳郡沈約曰曲阿本曰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今相傳秦時或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劉昫曰潤州金壇縣本曲阿縣地會市者作市以會商旅句如字冬十一月漢大司馬琬

卒十二月漢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敵所謂

圍守也行下孟翻

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

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

人黃皓便僻佞慧

便毗連翻

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

則數責於皓

數所具翻

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

過黃門丞

續漢志黃門令丞一人以宦者為之

費禕以選曹郎汝南陳祗

代允為侍中

漢六曹尚書一曹有郎六人選曹郎屬選部選須絹翻

祗矜厲有威

容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

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

陳祗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謂為自輕

謂允為輕已也

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搆間故也

間古覓翻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魏紀七

起柔兆攝提格盡
玄默涒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柵中

柵讀如柵
楊正衡測

瓜殺略數千人而去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

位宮數為侵叛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
知翻數所角翻下同

督諸軍討之位宮

敗走儉遂屠九都

高句驪都於九都之下多大山深谷母丘儉傳謂縣車東馬以上九都可

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船

斬獲皆虜

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

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

壞音怪

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

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

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位宮遂犇買溝

後漢

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麗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麗居紇升骨城漢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帻朝服鼓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

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淒淒者高麗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九都山下在泝流水西魏正始中母丘儉屠九都銘不耐城而還又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買溝淒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沃

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縣侯其國小迫於句驪遂臣至肅慎氏南界魏屬焉菟同都翻頎渠希翻沮千余翻夷挹婁之國即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言誅殺者古肅慎氏也

及納降者總八千餘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秋九月口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

驃匹妙翻

車騎將軍朱然為

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

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

圻

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逕蒲圻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圻山北對蒲

圻境蓋蒲圻縣初置于北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

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 漢大赦大司農河南

孟光

光河南洛陽人漢末逃入蜀

於眾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

物

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則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

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

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

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稱尺證翻數所角翻以惠姦宄之惡

乎禕但顧謝跼蹐而已跼蹐子六翻踏資息翻初丞相亮時有言公

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直之翻故匡衡吳

漢不願為赦匡衡疏見三十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先

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啟

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

子

劉琮字季玉

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治直吏翻

由是蜀人稱亮之

賢知禕不及焉

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數所角翻

下同下

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

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當千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

錄尚書事

費父沸翻

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漢武帝元封二年分蜀郡

北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杜佑曰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

郡地冉駹所居也宋白曰茂州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
曰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
城即姜維故壘汶讀曰岷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

譙周上疏諫曰笮王莽之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
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陋惟其德之厚薄也
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

更工衡翻

然莫不快情恣欲

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
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

鄧禹自南陽追之

事見三十九卷
漢更始元年

吳漢寇恂素未之識

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

病齋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

事並見更始二年彤余中翻勝音升

故能以

弱為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銑期進諫即時

還車

銑期傳曰光武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誠變生不意識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

為之回輿而還銑音姚

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

即行

事見四十二年卷建武八年

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

德先之也

傳直戀翻先悉薦翻

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

思望之時也

言思望賢主混一

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

以副人望

又復扶翻

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

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

樂音洛下同

先帝之志堂構

未成

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

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

施式支翻設也

下為子

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

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

等朋附曹爽好變改灋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

治戒在比周

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讒說殄行則聖之戒比周也好呼到翻

治直吏翻下同比毗至翻

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書洛誥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

朋其往孔安國注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夫為國灋度惟命世

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

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

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詔徙武昌宮

材瓦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

吳以漢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下退稼翻通更

伐致

伐致謂伐材木而致之通者凡吳境內悉然也

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為美

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

斂力贍翻

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徒武

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

晉太康地

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

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以下奉上義當助作宮室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

據後魏起

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

朝政

朝直遙翻

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

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為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

吳丞

相步騭卒帝好褻近羣小

近其靳翻

遊宴後園秋七月尚

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

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為母乾

為父言皇后為天下母以乾為式從夫之義也

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

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灋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

夫孔乂上言

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為諫議大夫

今天下已平陛下可

絕後園習騎乘馬

騎奇寄翻

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

之願也帝皆不聽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

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

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

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

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

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

卒讀曰猝癰

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

疽千余翻將即亮翻

此不過

欲補綻支黨

綻文澗翻縫也

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

是

歲雍涼羌胡叛降漢

雍於用翻降戶江翻

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

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

經水

注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即白水源山東即洮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枹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

胡王白虎文治無

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

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真討破叛胡治元多蓋諸胡有治姓也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

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

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鷄棲樹之言固中而三馬食一槽矣

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

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書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

必備惟其人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

忝辱也

遂固辭不受

五月

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刑威

皆遙先詔斷

斷丁亂翻詔斷者詔之使斷決也

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

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

空涪陵夷反

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為涪陵縣

地蜀先主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

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即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溫定蜀別

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
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年移漢平
縣於鎮城仍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唐為涪州元
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勅隸黔中按華陽國
志云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沔涪水秦司馬錯由之
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為都尉理山險水灘人多獯蜮唯
出丹漆蜜枳縣即涪州所理漢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
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葭二縣以為郡璋乃
分涪陵立永寧兼丹興漢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
陵蜀先主改為郡改永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
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省丹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
萬寧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
延熙中涪陵大姓徐巨反鄧艾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
涪州東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
漢復縣北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
故理又言漢葭在郡東百里澧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

里故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

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謝本

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黔府等五州悉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酉陽縣地按漢酉陽在

今溪州犬鄉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隋

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酉陽為漢酉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獠元魏後圖記不傳

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周隋州郡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牙

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治義陵即今辰州叙浦縣是後

漢移理臨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錦叙獎漢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

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乘繩證翻尚方

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伎渠綺翻作窟

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賢曰綺疏謂鏤為綺文數與其黨何晏等縱

酒其中弟義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

數俱出遊數所角翻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

宜竝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復扶又翻下同爽曰誰敢爾

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

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

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分國有地圖

在天府周禮有天府鄭玄注云掌祖廟之寶藏者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於天府

與信清河之

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

望結刑五歲

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輪作也劾戶縣翻又戶得翻

久

而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

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

魏并州統太原工黨西河鴈門新興冀州大於

諸州并州遠接荒外故意其缺望懿多權數以禮曰何此言擿發禮耳少詩沼翻恚於避翻分扶問翻

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

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

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克克

克許拱翻

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

涕泣橫流懿曰且止恐不可恐

至此禮入懿數中矣

冬河南尹李

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

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

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

魏武之辟懿也懿辭以風痺故勝以為舊風發動

何意

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

詐為羸悞之狀也屬之欲翻

說年老枕疾

死在旦夕

枕之
鳩翻

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

近其
靳翻

好為之備

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

李勝

南陽人故謂
荊州為本州

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

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

解戶買
翻曉也

今還

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喪曰司馬公尸居

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言其形神已離惟
尸在而餘殘喘耳

他日又向

喪等垂泣曰

無聲而出
涕曰垂泣

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

喪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

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

卧坐徂翻

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

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

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

為于偽翻

知位當至三公不

不讀曰否

又

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

元凱輔舜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黷禘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

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

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

鮮息淺翻

畏威者

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

相書以鼻為天中自

唇以上為人中裴松之曰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

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

哀蒲侯翻與搭同取也爾雅哀鳩樓聚也徐云樓斂

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為多當思自減損也

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

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

譚者見不譚

言必見其死也譚與談同

輅還邑舍

邑舍平原邑邨也

具以語

其舅

語牛倨翻

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

舅大怒以輅為狂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

騷動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

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太傅

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懿雖稱疾先已

置二子於要地矣

嘉平元年

是年四月方改元

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

高平陵明帝陵

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縣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

大將軍爽與

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

從才用翻

太傅

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

浮橋

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閭闔南直洛水浮橋

召司徒

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

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陞

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

事見上卷明帝景初

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

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為文帝所信重太

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

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

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

背蒲

妹翻陸德明曰顧音古

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

敗補邁翻音怪

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

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

監古

銜翻伺察至尊離間二宮

伺相吏翻間古覓翻

傷害骨肉天下洶洶

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

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

豈得久安

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

朽邁

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過也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
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
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灋從事臣輒
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

輒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

駕宿伊水南

水經注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

水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入于洛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

人以為衛

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

懿使侍中高陽許

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

說輸芮翻

又使爽所信殿

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

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

大目說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

爽以桓範鄉里老宿

範沛國人譙沛鄉里也老者也宿舊也

於九卿中特

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

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

出至平昌城門

水經注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

城門已閉門

候司蕃故範舉吏也

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

範舉手中版示之矯

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

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

時則有青紙詔矣

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

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

遂避側

避於道旁也

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

然駑馬戀棧豆與必不能用也

駑音奴言與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

範計棧士限翻

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

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

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

復扶又翻

且匹夫質一人

尚欲望活

此謂漢末劫實也實音致

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

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

中領軍營懿已

遣王觀據之洛陽典農治在城外

洛陽典農中郎將所治也

呼

惟別營在耳

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

中宿次宿也左傳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陸德明曰

仲丁許昌別庫足相被假

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軍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

被皮

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

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

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

四更為丁夜

五更為戊夜棄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

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狔犢耳

曹真字子丹狔與豚同小豕曰狔小

牛曰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

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

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

動爽挾彈到後園中

彈徒案翻

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

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

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

晏鄧賜丁謚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

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并桓範皆

下獄劾以大逆不道

下還稼翻劾戶

與張當俱夷三族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

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

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

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騎奇寄翻

及爽解印綬

綬音受

將出主簿楊綜

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

言必將見誅於市也

有司

奏收芝綜治罪

治直之翻

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

偽為于翻

宥

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

軍卒敵欲與俱去敵眈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

妻敵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

家於事可得爾乎

爾猶云如此也

憲英曰以吾度之

度徒洛翻

太傅

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敵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

殆就

殆近也

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

偶匹也

敵曰然則敵可

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

在難旦翻乃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

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

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

為已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從衆而已言親者則可為質任愛昵者則可為之死故

遂出事定之後故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希翻

先是燕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

人復何容易

先悉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如字復扶又翻易以政翻

沈遂行及燕

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

慮所及也

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不欲受知幾之名也

爽從弟文叔妻夏戾

令女

夏侯氏之女名令女夏戶雅翻

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

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奩誅其家上書絕昏強

迎以歸復將嫁之

強其兩翻復扶又翻下同

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

斷其鼻

斷丁管翻

其家驚惋

惋烏貫翻驚歎也

謂之曰人生世間如

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

欲誰為哉

為于偽翻

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

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賁之聽使

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

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

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

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

蓋欲以神況諸已也

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

翻

選部郎劉陶暉之子也少有口辯

少詩照翻

鄧颺之徒稱

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

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

不復難

難乃旦翻

但語之曰

語牛倨翻

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

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

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

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

鬼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

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陳義近於古人至答其舅論何鄧之所以敗

則相者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

何晏性自喜

喜許記翻

粉白不去手

以自塗澤

也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

好呼到翻

與夏侯玄荀粲及山

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

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
上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粕滓也司馬
云爛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由是天下士大夫
粕已渡麗糟也音匹各翻又晉白翻

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清談之禍始此

桀或之子也

丙午大赦 丁未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

不受 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

蜀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

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

屬征西將軍府所統

征西將軍夏侯玄霸

之從子爽之外弟也

曹氏夏侯氏之出也玄尚又娶於曹氏故玄於爽為外弟

爽

既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

為後司馬師殺玄張本

以雍州刺史郭

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

主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

行戶剛翻

非我先人之手刃

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

征伐之志不

復扶又翻不讀曰否

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

少詩照翻

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直朝

遙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為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

三

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

脩潔

行下孟翻

終日欽欽若在戰場

毛萇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

臨急膽

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

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播鼓

兵

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

功

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之覘者玩以為常則不知所以備豫矣

然寢疾增篤吳主

晝為減膳夜為不寐

為于偽翻下同

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

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

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為之哀慟 夏四月乙丑

改元

曹爽誅後方改元嘉平

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

與之書

謚法由義而濟曰景者意大慮曰景

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

爽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

以失

言於爽為已病也

遂發病丙子卒

秋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

依麴山築二城

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在翅上翅鳥翅也鳥翅要地也

魏屯兵

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

句音鉤又古候翻姓也姓譜句芒氏

之後史記有句彊今蜀中猶有句姓

聚羌胡質任侵逼諸郡

質音致

征西將

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

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

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

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斷丁管翻挑徒了翻將

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官巨維引兵救之出自牛

頭山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收地形志後魏真君四年置仇池郡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

代志牛頭山在與泰相對泰曰兵瀟賚在不戰而屈人成州上祿縣界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

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

頭截其還路趣七喻翻淮從之進軍洸水洸土翻維懼遁走安

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

還復扶又翻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注白

水出隴西臨洸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至城南即艾所屯地以鄧艾至此故以名城三日維遣

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廖力救翻艾謂諸將維

今卒還卒讀吾軍人少少詩照翻灋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

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

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

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兗州刺史令狐愚

姓譜周文王之

子高封於畢其後有畢萬萬子犇封於魏為魏氏犇子顓封於令狐為令狐氏令狐力呈翻司空王凌

之甥也屯於平阿

水經注淮水過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晉志平

阿縣屬淮南郡有塗山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

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

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

楚王彪武帝子黃初

三年徙王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

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

勞姓也精名也姓譜其先

居東海勞山因氏焉
後漢有琅邪勞丙

語其子廣

語牛倨翻

廣曰凡舉大事應

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

何晏字平叔

丁

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

朝直遙翻下同

政令數改

數所角翻

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

言雖存心於高曠而不切事情

與下不接也

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

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

今司馬懿情雖難量

量音良

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

勝已

謂蔣濟高柔孫禮陳泰郭淮鄧艾等

脩先朝之政令

朝直遙翻

副衆心之

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

必當作畢

夙夜匪懈以

恤民為先

懈古隘翻

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易以豉翻

凌

不從 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

復扶又翻

未還

會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為太尉

即拜者就壽春拜為

太尉 庾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光祿大夫徐邈卒

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

行下

孟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

狃吉據翻

潔而不介博而

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

易以鼓翻

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

明帝

太和初遷為涼州刺史

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

孝先崔季珪用事賈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

名高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毛玠字孝先崔琰字季珪

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

比毗寐翻近也比來猶言近來

也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

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

余毓

六
翻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 初會稽

潘夫人有寵於吳主

會古外翻

生少子亮

少詩照翻

吳主愛之全

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

事見上卷正始六年

欲豫自結數稱亮美

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

為後孫綝殺尚廢亮遷全公主張本數所角翻妻七細翻

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惡烏路翻

謂侍

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

分部謂各分部黨將有若漢甘陵南北部

將有

袁氏之敗

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

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

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

沈吟者欲決而

未決之意今人猶有此語沈持林翻峻靜之曾孫也

孫靜堅之季弟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

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

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

存

注已見前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

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

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

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

屈晃勿翻

率諸將吏泥頭自縛

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

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

玩翻救據晃等無事忽忽

忽忽急遽不諦細也

無難督陳正五營督

陳象各上書切諫

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置五營營兵各置督領之

據晃亦固

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

叩頭流血辭氣不撓

撓奴教翻

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

新都郡丞晃乍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

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

故鄣縣屬丹陽郡賢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師

古曰鄣音章

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

安孫竒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

黨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初楊竺

少獲聲名

少詩照翻

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

族

別彼列翻分也

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

數所角翻

朱據未

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十月廬江太守

文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

誘音酉

欲使異自將兵迎

已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

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

譎古穴翻

但當設

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

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

北界謂魏吳分界之地在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

欽果

不降

降戶

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

十一月大利景侯

孫禮卒

據孫禮傳禮封大利亭侯

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吳主遣

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

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

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邑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摹而已塗當作涂讀曰滁

十二月甲辰東

海定王霖卒

謚法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

征南將軍王昶上言

孫權流放良臣

良臣謂朱據等昶丑兩翻

適庶分爭

適讀曰嫡

可乘釁擊

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

州姓也泰名也

晉有州綽風俗通云其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魏荊州刺史與

先食采於州因氏焉

征南府並屯宛昶向江陵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絙居

時已徙屯新野登翻

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

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渡水

吳大將施績夜遁

入江陵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昶欲引致平

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

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

所獲鎧馬甲皆環城以怒之鎧可亥翻

設伏兵以待之

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晃

漢姜

維復寇西平不克復扶

又翻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恭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 夏四月甲申以王昶

為征南大將軍

以破吳兵進位也

壬辰大赦太尉王凌聞吳

人塞涂水

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楊正衡曰涂音涂據今涂河自滁州至真州塞悉則翻

欲因

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弘

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

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

大軍掩至百尺

水經注沙水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

堰司馬宣王討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至曰掩至掩者掩其不備也我朝析汝陰之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百尺鎮置萬壽縣

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

掾俞絹翻

懿軍到丘頭

水經潁水過南頓縣

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王凌面縛於此故號武丘杜佑曰即今潁川沈丘縣

凌面縛

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

自疑

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徑乘小船欲趨懿

趨遼遇翻

懿使人逆止之

住船淮中

水經注潁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又東南入于淮懿蓋進軍已近淮

相去十餘

丈凌知見外

凌與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

乃遙謂

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

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

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

短者半之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又按南史孔閭為孔珪草表珪以示謝朓朓嗟

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

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

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

自潁河沂流而西詣洛陽

凌試索棺釘

以觀懿意懿命給之

給棺釘者示之以必死索山客翻釘音丁

五月甲寅凌

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晉

首式救翻懿

窮治其事

治直翻

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

尸於所近市三日

近其斂翻

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

孟子曰比

化者毋使土親膚親土者羸葬也綬音受

初令孤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

人謂愚必興令孤氏

令力呈翻

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愚

性倜儻

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

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

心甚不平及邵為帟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

更工衡翻

所在有名稱

稱昌孕翻凡名號謂之稱孟子題辭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愚從容

謂邵曰

從千容翻

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

先悉薦翻

今竟云何

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

孤令

愚字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讀不

曰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此晉人作魏史所書云爾

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為別駕單音善與治中楊康竝為

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

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

事與固連康所白愚陰事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

考實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固固執也懿錄楊康錄收與

固對相詰詰去吉翻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傭傭也奴僕受雇者曰傭老傭

猶言老奴也

既負使君又滅我族

使君謂令狐愚也

顧汝當活邪康

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

言獄辭與單固參雜也

亦并斬之臨

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

分扶問翻

若令死

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楊州刺史諸葛誕

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王凌死而用諸葛誕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

之明達豈不知誕之乃心魏氏哉大敵在境帥難其才也

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

大赦改元太元六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

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慮復如楚王彪為變也

秋七月壬

成皇后甄氏殂

甄之

辛未以司馬孚為太尉

八月

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

史以懿死為王凌之祟信乎儻其果能然固忠勇之

鬼也通鑑不語怪今著之以示為人臣者

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

魏晉之制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

國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制朝政矣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

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

為五部居并州境內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

左賢王豹單

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

帥所

城陽太守

鄧艾

前漢置城陽國後漢省入琅邪國魏武帝平青州復置城陽郡

上言單于在內羌

夷失統合散無主令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

謂南單于留鄯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王約居外部族最彊其威日重也

則胡虜不可

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

執去卑功顯前朝

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朝直遙翻

而

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

離國者離匈奴

劉豹之國為二也

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

處者

處昌呂翻

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表外也使居編民之外也

以崇廉

恥之教塞姦宄之路

塞悉則翻

司馬師皆從之

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

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天將啓胡羯底羌非人之所能

為也

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

楚差

懈翻病瘳也

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

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

也

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之也責問陸遜事見上卷正始六年

是時吳主頗寤太子

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

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

爭者恐和復立為已患也

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

葛恪可付大事

此時通吳國工下皆以恪為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

罪在恪峻既竊權授之弟綝以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

吳主嫌恪剛狠自用

狠戶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

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
難乃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

見論

語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

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

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

勝音升鮮息淺翻

呂侯

國之元耆

元耆猶言元老也

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

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

諸葛恪字元遜疏讀

曰疎機者逢事會而發神者人之靈明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為不俱矣

若因十思之

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

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及

謂恪後為孫峻所殺也

世人奇其

英辯造次可觀

造七到翻

而哂呂侯無對為陋

哂矢忌翻

不思

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

樂音洛

忘秋實之甘

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

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

事見上卷正始五年

言

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而所謂長寧者未知其為誰也

蜀

為叢爾之國

叢祖外翻

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

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

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

循當作脩注見後卒子恤翻

豈非兆見於

彼而禍成於此哉

見賢通翻

往聞長寧之甄文偉

甄別也

今

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

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

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

諸葛恪本盛氣

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無東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事

也為于偽翻

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吳主壻也

為恪胤皆敗張本會古外翻

十二月以光祿勳滎陽鄭冲為司空

漢費禕還成都

費父沸翻

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

北屯漢壽

以禕之才識乃復信望氣者之說邪葭萌縣漢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曰漢壽縣屬梓潼郡

是歲漢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

祗為尚書

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 吳主立故太

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

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虎林濱大江吳置督守之其後孫綝遣朱異自虎林

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

二月立皇后張氏大

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也

東莞縣漢屬琅

邪郡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當是魏既分而復屬於琅邪晉又分也莞音官

召緝拜光祿大夫

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

吳改元神鳳大赦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吕后稱制

故事左右不勝其虐

勝音升

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惡暴病而死也中竹仲翻

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十人

斯事也實

吳用事之臣所為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正當相與從吏為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緣飾

後人遂因而書之云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

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

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卧内屬以後事

屬之

夏

四月吳主殂

年七十一

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

治直之翻

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

謀事曰咨

於坐中殺之

坐但卧翻

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

沈約曰謚

大謚法所不載

太子亮即位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即位時年十歲

大赦改元建

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

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

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

今息校官即所謂罷視聽也

原逋責除關稅

古者關譏而不征後世始征之關之有稅非古

也除之是也

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

狀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

處昌呂翻

乃徙齊王奮於

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

奮休皆吳主亮之兄也

奮不肯徙恪為牋

以遺奮曰

遺于季翻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

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

理物先國後家

先後皆去聲

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

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

稷

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陵也王于況翻幾居希翻

下則骨肉相殘

謂如廣川王去

類之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

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

設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干與讀曰預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

失之驗也
大行皇帝覽古戒令防牙遏萌牙與牙同慮於千

載載于亥翻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

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

王各早就國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害于而家承當

作永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

歷之子曰昌有聖德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荆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

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

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彊於

明帝異母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為恭順事並見漢紀

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

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

發諸將兵治護宮室

治直之翻

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

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

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常從督以領

之明顯也白奏也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

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

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

謂不聽禁約也

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

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

謂魯王霸也

改易其行

行下孟翻

戰戰

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灋教懷

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

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

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

驚當作兢兢

則享祚無窮

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

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

悽盧侯翻悽悽恭謹貌

欲為大

王除危殆於萌芽

為于偽翻

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

至

至極也切也

願蒙三思王得賤懼遂移南昌

南昌縣豫章郡治所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

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

其後入

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

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師

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故廢而不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

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

今柵江口有兩山濡湏山在和州界謂之

東關七寶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

讀曰夾古者俠夾二字通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其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諸正有俠轂隊皆以夾為

俠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留姓

也漢功臣表有彊園侯留盼姓譜曰衛大夫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軍而

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

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

王昶字文舒母丘儉字仲恭

以羈吳之上

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

比必是時寐翻

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

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

漢置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

其後又置四鎮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鎮為詔問尚書傳

征毋丘儉方為鎮南而曰三征史絜言之

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

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

佃讀曰田

觀釁而動誠皆取賊

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

直治

之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

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

十五年吳魏通者三年耳幾居希翻

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

喪息

浪翻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

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

謂設烽燧

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莊子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角此落字

重直
龍翻

間諜不行

間古覓翻下同
諜達協翻

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

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

徼一遙翻

先戰

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

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

錯倉故翻

及令三方一時

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堵土一也

堵秦昔翻

兵出民表寇鈔不

犯二也

鈔楚交翻

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

降戶江翻

羅落遠設

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

易

翻鼓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

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

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

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

之情偽將焉所逃

馬於虔翻

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

敵富則斂重財匱

斂力瞻翻

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

孫武

子兵法也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

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

率衆十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

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

陳讀分曰陣

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

卒讀曰猝

諸葛恪使冠軍將

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

上時掌翻下同

奉

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

趨之

趨七喻翻

乃辟諸軍使下道

辟讀如闢辟諸軍使避路而已軍前進也

奉自

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

據徐塘

徐塘蓋近東關

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

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

解鎧去矛戟

去羌呂翻

但兜鍪刀楯保身緣竭

兜鍪首鎧鍪莫侯翻楯食

尹翻保魯果翻竭阿葛翻

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

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

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

更工衡翻

前部督韓綜樂安

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

綜叛吳事見七十卷明帝

太和元年數為吳害

數所角翻

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

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

乘絕證翻騾驢盧

戈翻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初漢姜維寇西平

見上卷嘉平二年

獲中郎將郭脩

脩編考字書無其字又考三國志三少帝紀作郭脩蜀志張嶷傳亦作郭脩裴

松之注亦云脩字孝先費禕傳作郭脩後主傳亦然今三國志舊本凡書脩者多從脩余謂此脩即脩字之誤

也後人以脩字無所出又改彳為彳遂為脩字耳盤洲洪氏曰自東漢以來凡盾字皆作脩字又曰漢隸脩脩

頗相近隸法脩漢人以為左將軍脩欲刺漢主不得親脩只爭一畫

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

刺七亦翻近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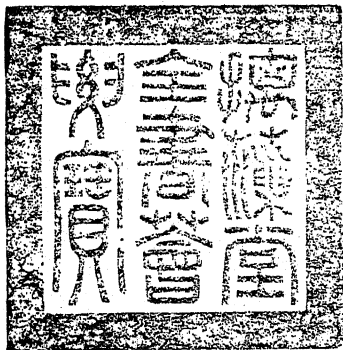
為左右所遏事

輒不果

為下脩殺費禕張本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大豐